

蔓生了齐小腿肚高杂草的菜地,父女一个拔,一个锄,紧接是翻耕。整饬后,出奇洁净,鲜扑扑的土腥味,乳香一样好闻。我愉快地指着像鲑鱼背一样黑油油的泥地,问父亲:这算不算“一杯净土掩风流”?父亲正持尖锄,往松软的新土勾一个一个洞眼,鼻孔冷哼瓮声道:“小时候看《红楼梦》时就教过你,一杯黄土的杯,这么多年书我看你是白读了。”我朝他拱拱手夸道:

“老先生记性真好,小女佩服。”看我一副不正经,不苟言笑的父亲咧嘴笑了。

我故意读错,让父亲挑错,这样父女间就能轻松展开话题。说起来,这招还是和父亲学的。小时候,父亲就用游戏的方式帮我复习,他故意写错字的笔画。等我兴奋地用手指指出,他立刻变得一脸惭愧,并用沮丧的声音说,唉,是爸爸太粗心大意了,谢谢小老师指正。这招往往就能勾起我的学习兴趣。

这次,很自然地顺着《红楼梦》展开话题。说起贾母,和《百年孤独》里的第一代女主人乌尔苏拉。两位都是推进家族发展但徒劳一场的女性,见证了家族昔日的荣光,当她们辞世后,家庭一路走向消亡。两部作品分别由诗歌和羊皮卷预言了最终结局。《百年孤独》的结尾,大风吹走了马孔多,什么都没留下;《红楼梦》最后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结尾何其相似。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,细数书本类似处。突然,父亲沉默下来,他停住锄,眼睛望向很远的地方,意味深长地说,

所以,人能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活,虽然看上去很普通,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,这很不简单。

不同于爱热闹的母亲,在村里有很多伙伴,约上街,一起叙话。父亲早年当过小学教师,后来在一个做出口茶的企业任技术员和厂长。父亲穿白衬衣下田插秧,半天下来,依然能保持衣服清清爽爽。他会自制箫、笛、二胡,善吹奏。1988年我们家建

楼欠了很多的债。负债之中,父亲隔年到广州出差,奢侈地带回一个双卡收录机和一套古典乐的名家名段。母亲为此很凶地和父亲吵了一架。我还记得那天父亲说,小孩子总要点艺术细胞的。父亲把这套“镇宅之宝”摆在我的房间,我不在家的時候,他就会坐在我的书桌前聆听喜欢的磁带。

退休后,父亲不像其他农村老汉爱扎堆,或打扑克。他内向,除了看书,大部分时间在菜地。独进独出,在天地大地的农村,他宛如52赫兹的鲸。母亲不无担忧地说,你爸会不会某天认不得你们。

父亲确乎老了,耳还有些背。装在21金维他空瓶里的各种菜肴,端正正标上字,怕来年分辨不清。衰老是难免的,我想出的办法是,每个周末回家。父母亲向下走,我就往上走。晴天,在菜地,找父亲感兴趣的话题说;雨天,父亲在工具室一丝不苟地打竹篮,提手柄用竹条绞拧成后,借用膝盖弯出一个完美的弧度。我把雅马哈蓝牙音箱摆在骨牌凳上,连上小克莱伯的“贝六”。我知道父亲最喜爱的是克利比达奇指挥慕尼黑爱乐的《田园》。父亲说这版《田园》,宛如少小离家的游子,回到家乡,抑制着内心的激动,万分感

说“品牌”

周钰栋

只因8424西瓜皮薄、甘甜多汁、脆嫩爽口,受消费者喜爱,所以满大街的西瓜摊都说自己销售的是8424;只因无锡茭白鲜美脆爽带点甜,成了老饕们的心头爱,商家就将产自各地的茭白都标榜为“无锡茭白”……这样的现象多得很。犹记端午节前为购买粽子而逛了好几条街,所到之处见店家亮出的牌子都是清一色的“嘉兴粽子”。

这种“傍名牌”的做法,不仅欺蒙了消费者,也还是一种侵权行为,同时无形中还对埋没了同类商品的其他品牌。就拿茭白来说吧,难道市场上只有无锡茭白一种?比如青浦练塘亦是全国闻名的茭白之乡。同样,西瓜也是如此,难道好的西瓜只有8424?水蜜桃又岂是只有“无锡水蜜桃”或“南汇水蜜桃”?

一个健康的、有序的消费品市场的活力是在各类商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态势下方能显现的。所以,我们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,让各类品牌都有一片宽广肥沃的共生同长的土壤,另一方面商家在销售商品时要将品名、产地如实告知消费者,这是一种诚信,是行商之道,立身之本。同时,生产者、销售者和推介者也要有自信心,努力在消费者面前实事求是地展现自我,展示出商品的真实信息,其中自然还包括制作商品的匠心和商品背后所积淀的文化。

我们既要传承好老品牌,维护好老品牌的信誉,又不能妄自菲薄,挤兑别人。只有让人看到每一个品牌独特的亮点,才会欣赏、接纳它,从而树立起品牌,在各种各样的品牌被欣赏、被接纳的过程中,市场也会扩容、生长,更多彩、更具活力。



海上仙境

沈洪摄

慨地在童年的村路上散步,看山看水听乡音,无不好的。当音乐响起,我调皮地说,老爸,切利来我家串门了。父亲听出旋律的轻快,朝我虎目一瞪:“这才不是切利,你当我老糊涂啦。”“这您都知道,神呀。”我故作惊讶地说。

日子,能永远这样该多好。

蕉下客

范若恩

有人说探春精明聪慧,看出贾府运不长久,索性远嫁,保得富贵。但其判词中,这位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的女子,何以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?其在社社中的名号,或许另有伏线。

探春自称蕉下客,林黛玉又戏称其蕉叶覆鹿。蕉叶覆鹿,典出《列子》。鹿在樵夫、猎人手中辗转,得失者都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明朝车任远剧目四梦之一《蕉鹿梦》,启发了《牡丹亭》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。其中一句话为:蜃角虚劳争战;另一句话为:为看鹿鹿终何在,到底都如梦中人。

白居易读《列子》后写下:假使如今不是梦,能长于梦几多时。红楼梦尽,而北国亦是无常人间。南北同梦,探春至此,也只能千里东风一梦遥。

农历癸卯已经过去半年多了,半年多来先后有几位朋友问起我癸卯的爻文何解,这是个很难识定的字,小文试析“癸”。

“癸”字的甲文(图一1.2)、金文(图二)有多种写法,主要是二杠相交状,稍复杂的写法是在四角添加短画,有出头和不出头两种构形。

千百年来“癸”是一个诸家释义歧出的字。古今学者主要是在字源上的认知各说不一,根据“癸”的甲金文象形或象意,有认为这是象形字,有认为这是会意字。“癸”被识定出多种字义:纺车形状、四叶对生草本植物、双箭交叉兵器、有刃的“x”形投掷飞行兵器、星宿形、古代的骨针形等,两壬交叉形,“壬”有贯穿通过之意,同巫字。举具体实例: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癸,冬时,水土平,可揆度也。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。癸承壬,象人足。”此解混乱,或是“象四方流水”,抑或是“象人足”。元代周伯琦《六书正伪》载:

“癸,交错二木,象形。因声借为癸字。”近代文字学家吴其昌释:“癸字原始之初谊为矢之象形,双矢交叉揆形而得癸字。”早期甲骨学专家罗振玉认为“癸”是三锋戈“斨”本字。另一早期甲骨学专家叶玉森则认为:癸是上下左右都能沟通、有打破

当然值得参考。此书中可见到大饼、葱油饼,乃至羌饼,却没有烧饼,可见上海人对于“大饼”这个概念已基本达成一致。

大约从何时起,上海人开始将北方的烧饼唤作大饼的呢?估计是1930年代。1936年11月8日《时事新报》第11版“青光”副刊,有《大饼论》一

大饼略论

祝淳翔

文,作者是北方人,曾见到“一篇南方人记吃大饼的文字,那上面记载着他吃过大饼五枚”,他觉得奇怪,“大饼不用张来计算,而用枚来计算”。等他到了南方,“才知道弄拧了,原来南方的大饼也者,是北方最小的烧饼也”。

近代以来,大饼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。清光绪年间,其名曰烧饼,以我佛山人(吴趸人)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六回“彻底寻根表明骗子,穷形极相画出国旗”(原刊《新小说》1904年10期)为例,描述一位旗人花一个多时辰吃烧饼,还伸出指头蘸唾沫在桌上写字,目的是将饼上不小心落下的芝麻吃尽。

宣统元年时,一度称为“塌饼”。《图画日报》第136号(1909年12月29日出版),有营业写真“做塌饼”,同时配发一首歌谣,其中提及朝板、盘香、蟹壳黄及瓦片饼,沪上学者薛理勇解释道,状如朝板(即笏)者称“朝板”;圆状者称“盘香饼”;状如瓦片者称“瓦片饼”;添加油料较多,吃口较酥松者叫作“油酥大饼”或“油酥饼”;油酥较多,内含酥心者,以其外形如蟹壳,又被叫作“蟹壳黄”。

民国时期,“瓦片饼”也曾脍炙人口。如1933年4月9日《社会日报》,刊有汪仲贤撰述、许晓霞绘图的《上海俗语图说·五九·么六夜饭》,即以瓦片饼为引子:“大小爷落难,

瓦片饼当夜饭。’这也是传诵人口的一种上海童谣,意在讽刺纨绔子弟……”

有人概括得好,方言是时间的遗产,也是流动的历史。在1930年代,上海人对烧饼的称谓发生了微妙的变迁,后来索性直接叫大饼了。何以如此呢?薛理勇分析道,大饼是扁平的,塌在炉壁上烘烤的饼,所以称塌饼。而沪语中ta、da谐音,遂被讹为大饼。但这一说法恐留有破绽。首先因为塌饼只在清末民初时经常使用,却为时不久。其次从读音上看,塌ta是人声字,读音短促;大da则是去声,音调较长。二者并不谐音。

另见1926年9月15日游艺日报《大世界》,有《山东大饼与宁波苔条饼合传》一文,作者称“山东大饼之在南方,势力初不甚伟,迨民三以后,渐形膨胀,南方诸饼,咸有被摈之势,盖山东大饼面积既大,抵抗饥俄力亦极强盛。于是一般急不择食者流,争相依赖,藉为果腹之计,致使山东大饼……在扬子江流域风行已久,他饼皆望尘莫及也。”

说到底这可以归结为一种语言现象,类似于经济学范畴的“赢家通吃”。起初烧饼一词各地通用,但上海话读来,会产生不雅的谐音,又既然山东大饼已然家喻户晓,于是久而久之,一切烧饼都简称为大饼,吆喝起来也更响亮些。类似的例子,如马路一词,最初是供车马行走的道路,岁月流转,如今一切道路都被称为马路;大街小巷,只剩大马路小马路的区别。但我也只是推测罢了,真相究竟如何,未敢遽断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冒着42摄氏度的高温,带着满满的期待,来到伊朗设拉子市郊的马哈尔鲁湖游览,这是一个粉红盐湖。据导游说,此地的水里有一种嗜盐的微生物,俗称红藻,春夏时候大量繁殖,经光合作用发生反应变红,“气温越高水面范围越大,水的颜色就越红。”导游说,现在正是最佳观赏期。谁知大巴沿湖行驶了十几分钟,看到的却只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湖,水面亦时有时无,既非粉色也非白色,似乎也没什么特别,颇为失望。

游伴们大多到过青海的茶卡盐湖,那是著名的“天空之境”,湛蓝的天空与朵朵白云倒映在明净的盐湖上,美得令人窒息。停车后在下午4点多的烈日下徒步走过一堵高大的盐墙,发现这里的盐呈浅灰白,这是有杂质,远没茶卡盐的晶莹。几个盐工正躲在盐墙的阴影里休息,用好奇探询的目光迎接我们这些外国人。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,这里的阳光真是太不友好,直刺得我们睁不开眼!见远处仅四五个游客在拍照,心里嘀咕:“是因为热还是因不吸引人,怎么没游客?茶卡那里可是熙熙攘攘的。”

一到湖边,大家才发现了它的不同一般:一米多宽的白色盐带镶在了一泓粉色湖水的周围,像一面镶着银边的巨大粉色梳妆镜在我们面前打开,远处的山与蓝天相接,倒映在静静的梦幻一般

粉色湖水中,美不胜收!不禁让人想起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诗句,当然,这里是百亩的盐湖,格局大多了!

大家纷纷走下堤岸踩到了盐带上。“啊哟!”突然一声惊叫,原来有人太性急,一脚陷进了盐里。于是,小心翼翼地下去,或站或蹲或张臂摆pose,以这大自然的杰作粉红湖为背景,摄下各自不再年轻的“倩影”。

“走,下湖去。”一群人沿着盐和土筑成的大堤往深处走,到达尽头准备下湖,都换上了酒店的塑料拖鞋。开始还挑凸起的盐壳走,慢慢地就都下了水。“哟,这水这么烫,可以治脚气吧?”旅伴调侃说。确实,一天烈日的暴晒,漫过脚背的红水,烫得堪比在家泡脚的感觉。但我们没有逃避,继续在这烫水里漫步,有的还捡起盐粒尝尝:“呸,咸!”有的不断地掏各种造型拍照,直至夕阳西下。

“夕阳美啊,快拍!”有人喊,于是一阵狂拍。我为团友摄下了一幅幅手托夕阳的美照,“赞!赞!”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我们十几个团友在那里大声欢笑,犹如回到了童年,那场面,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:“盐湖上久久回荡着我们快乐的笑声。”没想到,在这美丽的晚霞里,我们这些年届“夕阳”的老头老太,竟然还能负责任地托起这火球般的太阳!

粉红的盐湖

赵丽芳